

马力 著

走遍名山

走遍名山

名山

名山

走遍中国丛书

何锐 主编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走遍名山

马 何
力 锐
著 主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遍名山 / 马力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2. 9
ISBN 7-80005-837-9

I. 走... II. 马...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9892 号

走遍名山

策 划: 野 莽

责任编辑: 张世林 陈晓云

封面设计: 王宏维

责任印制: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电 话: (010) 68994118

传 真: (010) 68995974

网 址: www.newworld-press.com

www.nwp.com.cn

邮箱地址: public@nwp.com.cn

nwpen@public.bta.net.cn

印 刷: 北京振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9.125

印 数: 1-6000 册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05-837-9/K · 009

定 价: 16.8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精神的导游者

——“走遍中国丛书”总序

何 锐

这套“走遍中国”的旅游文学丛书，策划于《山花》杂志长时期的编辑与发行，以及与诸多国内与国际朋友的文化交往中。起始是在杂志上开辟的名城写生栏目“都市镜像”，吸引了居住在中国各大名城，包括台北在内的大批作家的美妙专稿，同时我们发现，在常年一贯持续发表的人文散文内，描绘祖国山水建筑的美文竟然如此之多。这些栏目文章的来历，原本只是在编者的盛邀之下，为一本边远地区的杂志壮壮行色，使之名副其实如“山花”一样多彩多姿，丰富烂漫，不期却激起了那么多人对它的赞美和钟爱；特别是贵州神奇制药公司慷慨解囊，购买这份杂志，以神奇的大国之礼赠送给全世界最著名的100所学府，让哈佛、剑桥、耶鲁、牛津等名校之林中绽放出东方“山花”的勃勃英姿，于是读者的范围一下子由国内扩展到全世界，全世界各种文字的来信激情地飞落在我们的编案上，通过当代中国作家的美文，他们是那么喜欢中国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建筑：奇山秀水，妙刹绝楼，以至拥有无数美丽景观的文化名城。

新世纪的第一个秋天，北京之行的一次朋友聚会使这套丛书有了最初的设想。酒后闲聊中的作家、编辑家野莽先生建议



我不妨利用杂志的资源 and 号召力，主编一套兼含文学、文化、历史、地理知识，各具欣赏、导游、学习、珍藏价值的配图丛书，分期分类地出版，给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精神旅游者以文化的引领。我几乎是立刻就附和了他的动意，并且当场拟定丛书的名称以及在不长的时间里可以推出的几本，如《走遍名山》、《走遍名水》、《走遍名城》、《走遍名陵》、《走遍名利》、《走遍名楼》等。其中相当一部分的文字也已成形在杂志的已发和待发稿中，而只要在此基础上再做一些补充约写，好质量的文章将会是取之不尽的。我们的原则是，被选入丛书每一本中的每一篇，未必全都出自名家大师之手，但却必定要是精彩得意之作，苛刻地要求着文章作者的亲身游历，微观细察，源考有据，感极而发，而且有情有趣，文采斐然，甚至与文字有关的美丽图片也多是自己或其同行好友所摄，令读者于免费旅游、收获知识的同时又身心愉悦、大快朵颐。

泱泱大国，物华天宝。中国驰名于世的东西实在太多，遑论刻意弘扬，编者只须悉心遵照有质量的知心读者的要求，一本一本地认真地编下去，为世人所崇尚的爱国主义做一点书生的实事，即本套丛书的真诚心愿。是为小序，与当下可贵的旅游者以及尤为可贵的读书者们笔聊。

2002年8月18日 勿于贵阳

目 录

奇 山 秀 色

泰山半日	(3)
长白山记	(11)
走进兴安岭	(16)
庐山面目	(21)
黄山夜色	(25)
十里虞山	(28)
洞庭忆语	(33)
岳麓折枝	(36)
衡岳烟霞	(41)
张家界梦幻	(47)
丹青画出是君山	(50)
九疑静绿泪花红	(54)
武夷山记	(58)
西樵风月	(62)
天目山记	(66)
烂柯山记	(71)
江郎山记	(74)

雁山云影	(77)
方岩	(83)
金华双龙洞	(87)
醉乐琅琊	(91)
春上梁山	(96)
成山头	(99)
辉山	(104)
鼓山	(107)
绵山	(110)
钟山	(113)
跃上花果山	(116)
鹰游山读海	(120)
云龙山行	(123)
风雪六盘山	(126)
大别山秋记	(130)
走吕梁	(133)
蜀道行	(146)
娄山关	(150)
信步联峰	(152)
崆山白云洞	(156)
天山散章	(159)
苗岭行记	(175)

禅 界 游 梵

五台山记	(185)
------------	-------

嵩岳泉石	(192)
峨眉秋望	(196)
普陀初旅	(202)
夜在九华	(206)
麦积遗梦	(209)
须弥之光	(216)
千山笔记	(219)
上方山记	(224)
凌云古佛	(228)
银山禅风	(230)
石经山寺	(232)

道家仙踪

武当春行	(237)
恒山游述	(241)
过华山记	(249)
龙虎山记	(252)
三清山行	(257)
云间崆峒	(261)
崂山清音	(265)
青城幽韵	(268)
铁槎山吟	(271)
玄武山游	(274)
青山遗影 (代跋)	(277)
附：“走遍中国丛书” 征稿启事	(283)

奇
山
秀
色

泰山半日

泰山略说

岱庙的汉柏，活得仍很顽健，绿荫浓浓淡淡，其下立一尊古碑，勒“第一山”三字。我端详片时，认出是米芾的字。一问，果然。这几个字我感到眼熟，在哪里见过呢？想了想，是在天水的南郭寺。环城无奇山，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要在南郭寺配这样一块匾？很奇怪。

泰山就不同，它当得“第一山”。语曰：“泰，大中之大也。”以“泰”字名山，把它的气象推到极至。我站在玉皇顶，迎风感受山势，觉得前人语无夸张。泰山实在是太大了，大得让人无可奈何。历代纪泰山的诗文多矣，谁能跳出这种感觉呢？我一直认为汉武帝是一个有才情的帝王，他的《秋风辞》承楚歌之风，写得哀婉气十足，鲁迅赞其“缠绵流丽，虽词人不能过也”。可是一见泰山，他也只能仰天空喊一通大话：“高矣！极矣！大矣！特矣！壮矣！骇矣！惑矣！”往下，没词了。《秋风辞》的流韵呢？汉武咏岱宗，不值一笑。黄公望的秀润笔墨，画《富春山居图》颇为得宜，移用在这里，



就吃不开，这是毫无办法的事。面对泰山，笔之于皴，只能改用大斧劈。

我常常想，泰山之名，是谁给起的呢？不载于史，换索隐考据之徒来，恐怕亦无从得其眉目。“泰”字用得真好，一个字就



泰山

把东岳的精神写绝了。还不止于此。“泰”字用起来，面很宽。宽到什么程度？照三元之说，无过天地人。其一，来于《周易》：“天地交，泰。”其二，来于前人注《礼记》：“泰者，尊上之辞。”孔子将死，作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他把自己的死看作泰山的崩塌，无异自封尊号。后代的追谥虽不少，像是均未能超乎其上。

孔子是鲁国人，临泰山很近便。他能登多高呢？没个准说法。去岱宗坊不远，树“孔子登临处”石坊，我没有看到。一峰一石，对孔子思想的形成应该是产生过不小影响的，甚至会改变他的性格气质。孟子说他“登泰山而小天下”，专由这一点看，可说孔子的胸怀至伟。秦始皇就差得多，他封祭遇雷雨，躲在树下，大失颜色，居然吓退了。这位千古一帝，能尽扫六合，却拿风吹雨摇的泰山没办法，于理不通。

江山可易人心。让一位江南秀才来写泰山，怕会不大适应，竟至下不了笔。我在北大荒，连年是满眼湖山，对泰山这样的景观，较易接受。但是，仰对泰山，我还是不大心静，我毕竟是在水边长大的，水的柔性使我的性情偏于平和。泰山这



样大，我只会用寻常的眼光打量它，我不大可能像汉武帝那样大喊大叫。秦皇汉武之流，对小民，说一不二；对泰山，封天禅地，骨子里是畏惧的。我在天贶殿前看到的封禅祀典表演，意在摹古，仪制自称于史有据。在万众面前绝不肯低头的帝王，却会在升歌中朝泰山神跪拜。为求寿，礼巫覡而敬鬼神，也真是这些高卧龙床的人能为。秦始皇的封泰山碑、唐玄宗的纪泰山铭碑，不出金泥玉检、刻石纪号一套把戏，多颂一己的业成治定，告功于天，同常人不相关，也就了无可赞。专说字，秦碑刻、唐摩崖，名气很大，可是，假定不是从欣赏“斯篆”和“唐隶”的角度着眼，我大概不会从笔画间看出特殊的趣味。

泰山刻石

我登泰山，省了一点力，被车拉着，绕过黑龙潭和扇子崖，直上中天门，故没有看到经石峪，这是很遗憾的事。幸而我在泰山旅游咨询中心的展厅里见过它的彩色照片，也算慰情聊胜无吧！石坪差不多有一亩之广，虎丘塔下的千人石恐怕也不及它大。以我所看照片的尺寸更没有办法来比，至多只算得其一角面貌。泰山诸峰，直上直下，相依多很紧凑，为什么会在山谷中忽然冒出这样一块大石坪呢？有些莫名其妙。不得解的岂止于天，还有人。哪一位在石坪上刻下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呢？不知道。推想他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在如此大的天然石块上勒字，而且求好，至难。惯于画册页小品的人，猛地给他换一幅丈二匹，会无法应付。刻石的这位，心中有底，明白该从哪儿入手。这幅石经是谁写的呢？同样不可知。他无意留下姓氏，连年款也没有，后人只好妄猜。有人说



这是王羲之的笔也，郭沫若则把年代推至北齐，一差就不是一星半点。右军真迹无存，我只在绍兴看过他的“鹅池”碑（《兰亭集序》原迹随唐太宗葬入昭陵，惜哉！），和经石峪比较，仍是拿不准。王羲之论书，有“每作一字，须用数种意”之说，墨迹入纸，秦篆汉隶相杂，在腕底极尽变化，岁月既久，想辨正，也难。不过，王氏下笔，亦贵体势平正安稳，求中和之美。汪曾祺说，经石峪字颇肥重，就其精神端详，倒也有几分相合。写经者，无迹可求，推知他应该是一位笃志于佛的人。佛说：“无名是道。”又说：“何年月而可记乎？”风送水声，月移山影，他是心在此境中，惟求自看自静，妙悟禅家三昧。对名声，此君的态度是，不在乎。

我多年前过镇江，未获机缘去焦山亲赏瘞鹤铭，有人疑为王右军之笔，无确据。日后观拓片，字势秀逸，同经石峪不类也。一南一北的这两处摩崖，都很出名，取其重，当然是经石峪。康有为赞之“榜书第一”，无可换位。

泰山刻石最胜者，遥踞大观峰。摩崖多尊，都有姿态，他处无此壮景。一山精神，似以其为注解。擘窠书，字大，势稳，在岱顶立得住。纪泰山铭碑，三丈高，须仰视。我在西安碑林，看见有人拓印，在这里就办不到，因为以峰为碑，实在是太大了，故难于椎拓。也好，身临齐鲁之颠亲眼看，比起户内默坐读拓本，就感觉说，完全不是一回事。

现今，能写榜书者像是不多，写，也不成样子。我建议，有志于书道的人，都应当来经石峪和大观峰开开眼。

泰山诸神

在泰山，唱主角的，似为道教一派。

给众神排个座次，位最尊者，旧为东岳大帝。天阙殿里有他的塑像，头顶冕旒，脸敷金粉，瞪着眼，与慈眉善目的佛相不同。把他和我在恒山见过的玉皇大帝放在一块儿，差不到哪儿去，或者干脆就是玉帝模样的照搬。我看道教天神，有元始天尊在，东岳大帝就坐不上至圣的位子。缩小范围，在泰山，这位老兄也无力称尊，因为朱元璋把他的帝号给废了（可见此神没有什么来头），结果是，只好退位，给碧霞元君让路，屈居次席。东岳大帝的面相横眉立目，我看也算是有实据可考吧！一望眼神便知，不服！

照道家的说法，人死，精魂皆归乎泰山。出名的古丧歌，无过汉时《薤露》、《蒿里》二曲，使挽柩者歌之。蒿里，实有其地，居泰山之南，身逝，葬此。可知，古挽歌之名，同这里应该是有一些联系的。后一首，其词曰：“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调子凄婉。古乐府中，同其境相近的，是《楚调曲》里的《泰山吟》和《梁甫吟》。我这次来，本想抽空儿转转蒿里和梁甫，行色匆匆，没去成。两处地方均在泰山下，或谓本是一山。

泰山是死人聚葬之所，这在以往是较少听说的，也就必致会冒出一位专管死人的东岳大帝。《搜神记·卷四》讲到这位地下之主，呼为泰山府君。我读其故事，感到他还是颇通人情的。此神尝谓：“生死异路，不可相近。”语虽悲凉，亦出自肺腑。彭祖之寿且有上限，常人就更无法免死。走城乡，抬眼一扫，东岳庙可谓多矣。举身旁的，北京的一座，就靠神路街。近在眼前，我却从未迈其门槛，对此君的齐天之志似有大不敬。唉，都忙，去不去呢？我看，两便吧！

人，撒手西去，身后的零零碎碎像是永远办不完。先是改身份，变成鬼；后是找去处，计两种，升仙和入地，全由东岳



大帝发遣。在他的堂前，也会取尊贵而舍卑贱吗？难说。我走近南天门，曾无端地觉得，人咽气，能飘过升仙坊的，大约总是少数，多数人要从王婆领着去过奈何桥。地狱的感觉，是阴惨，寂灭，很瘆人，没有谁情愿去那里，故许多人对东岳大帝很难抱有亲近感。能够给心灵以温暖的，是碧霞元君。进山的人，多在她的像前焚香敬祷。

过天街（同庐山的牯岭街比，稍异其趣）往东，碧霞祠数步可到。西神门靠南的阶下，造一座不小的神龛，见神便拜的香客在法曲声中燎烟，久不肯散去。我问卖香的妇女，敬的是哪位？答曰：泰山奶奶。

泰山奶奶就是碧霞元君，且享名久矣。碧霞女神是什么来路？有人说她是东岳大帝的侍女，闹了半天，竟成了使唤丫头，这样讲，像是有些欺人。道家论神，很乱，可以不计较。或曰南有妈祖，北有碧霞。这个说法可取，容易让人想到不少美丽的传说。进到正殿一看，对头！这里供奉的碧霞铜像和我在闽南湄洲岛上见过的妈祖泥塑，模样确有些仿佛，眉梢嘴角都流露出一缕女性的柔婉，远神威而近人情。泰山奶奶（这是俗呼，却透着亲热）的叫法显得太老气，东岳圣母又太过端庄，我看还是听宋真宗的，用“天仙玉女”为好。赵恒封神，碰的全是道君仙尊之流，不会瞎来一气。

这位泰山女神，高居水竹院落，放览无边风月，山下的东岳大帝只剩陪祭的份儿了，他还坐得住吗？

碧霞元君，至迟在汉代已升供帐。廊下挂一块小木牌，上面说她“统岳府神兵，照察人间善恶，福善罚恶，意在度人”云云。延年益世，是道家思想，在葛洪《神仙传》中可见。这同民间相沿的度厄之俗一致。祠中悬多块匾，题“弘德泽民”、“恩兆人间”，眼光都是朝下的，神的意味很淡。“化育



万物谓之德”，这一句是从《管子·心术》里移用过来的，我感到，把这七字赠给碧霞元君，很合适。汪曾祺说碧霞元君是司生之神，我同意他的看法。司生的碧霞女神和司死的东岳大帝，正好凑成一对。生之为人，最牵动感情的是亲恩，也就因此，老百姓对前一位更看重。《诗·蓼莪》：“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反哺之情，深矣！碧霞元君如果真能独居山尊，那么，泰山就会充满母性的温情。假定评选中国的母亲山，我准备投泰山一票。

碧霞元君不寂寞，她有女伴，是眼光娘娘和送子娘娘，分列两殿，颇有配享从祀的意味。这二位，在他处多见。我朝东西二殿望望，烛光里，垂幔深掩着她俩的铜像。因为屈充配角，两位娘娘有些忸怩，不大好意思挑帘出场。

晨夕相依，三女可与晤歌。

桃 花 源

桃花源不止湘西一处。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只是一篇寓言，怎么可能实有其地呢？并非确指，多方附会也就不足怪。我行其野，抬眼望，遇有桃花源，总想去转转。南边的武夷山、北边的泰山，都有名为桃花源的景观，同湖南的那一处相较，差能得其仿佛。

泰山的桃花源，在山之北。《史记·货殖列传》：“故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如果划界，这片桃源美景似应归入齐太公的治下。姜子牙钓于渭水之滨、武陵渔翁缘溪欲穷桃花林，本为一境。

后山，都很荒，不大刻意雕凿。效果却不坏，是古野气重。越过玉皇顶，人踪较前山为稀。足印石径，鸟音泉声一路